野談 十

青邱野談卷之十

偷隣釀四儒詠詩

古有一老宰相退老田園以詩酒自娛常置家釀数瓮一日新酒初熟山下一牛鳴之地有齋宮而其近處書生四人来住做業夜間忽相謀醉暗入老宰家開瓮爛飲酒氣淋漓豪興大發一人曰吾輩好飲酒不可無詩四人各作七言絶句一首書之瓮間而去如何皆曰諾一人先唱曰晋代踈狂畢吏部又一人續曰風流千載屬吾儕又一人曰偷来半夜無人縛又一人曰帶醉還山月欲低書畢踉蹌而歩故宿齋

宮翌朝掌酒少婢聞罷驚呌曰夜有盜酒者盡甕偷飲書文字於甕間而去大是異事老宰聞之親往見之其文字乃偷酒詩一絶也意其齋居儒生之所爲即日盛備酒肴邀齋宮四儒而飲之四儒佯若不知夜間事者然飲酒談詩言笑自若酒酣老宰忽整襟而言曰君輩讀書之士也胡乃夜入人家作盜酒之詩也四人惶恐摧謝老宰各問其做詩之次第乃怡然和顏曰無愧也古人亦有此等風致也仍曰老夫於此興復不淺然詩出性情吾試言其前程窮達矣晉代疎狂終必爲司馬風流十載終必建鄴帶醉還

山終必至於老夫之位矣仍不言第三吏之如何其人不勝燥悶欲聞其前程敢請之老宰曰君勿以爲如何君之氣象恐未免治城之患諸君須銘念救恤此人也仍大笑而散後四人皆如老宰之言無一差爽其三人思老宰之言救恤其人云

檢岩屍匹婦解寃

金相公某少時與親友數三人讀書於白蓮峯下睽月庵一日親友皆有故還家夜深獨坐明燭看書忽有女人笑聲如怨如訴從睽月庵後自遠而近至於窓外而止公佐之端坐不動問曰鬼乎人乎女人長

吁而答曰鬼也公曰然則幽明有殊安敢相糅女人
曰吾有前生解寃事而非公莫可解欲訴寃而來公
開戶視之不見其處有嘯於空中曰現形則恐致公
驚公曰第現之言罷一少婦披髮流血而立於前公
曰訴何寃乎曰吾乃朝官之女也嫁于某人家新婚
未幾家夫惑於淫婦詈我毆我末乃信其淫婦之讒
謂我有鶉奔之行夜半以劒刺我棄之于暎月庵絕
壑之間人無知者紿吾父母曰淫奔而去云吾誤死
於非命固寃也又蒙不潔之名千古泉壤此寃難洗
公曰寃魂雖可矜惻吾以一書生何以解之女人曰

公某年必登科某年為某職某年當為秋曹叅議秋
曹刑獄之官也解冤豈不夢哉仍辭去翌朝潛視絕
壑間則果有一女屍乃昨夜所見者也鮮血淋漓有
若新死者然返而讀書秘之不發説後果登科歷戚
至秋議公記冤女之訴即赴衙設坐捉來其夫訊問
曰汝知暎月岩冤死之人乎其人抵賴遂與之共往
暎月岩檢驗其屍其人語塞即服遂招冤女之父母
使之埋葬其夫置之辟當夜公又入暎月岩秉燭獨待
坐其女人泣謝於窓外整其鬟髻衣服楚楚非復旧
時容也公使之近前更問其前程女人曰公某年其

官某時某事位至大官而某年為國辦死然後令名無窮子孫大昌矣仍辭去公默記之果如合符節於某年終死於國事而永垂令名云

慱川郡知印效忠

李基榮者慱川知印也為人外似醇謹而内有胆畧當辛未西賊之時郡守任聖皐抗賊不屈被拘囚朝夕且死基榮奮不顧身乘夜往見説以討賊之計任公疑其賊謀不應之曰吾死在須叓安有討賊之策且汝在知印之列平日吾未之信使矣而何不畏賊而来見我乎基榮慨然曰為國討賊人之秉彜平日

信使與否何可較論乎且進以飲食涕泣慷慨任倅
知其真情欲書報安州兵營以求援基榮取囊中筆
墨以献曰願割衣衿書之以為表蹟書中辭意則急
送砲手四五十名可以殲此邑賊云云任倅如其言
書付之基榮藏書衣綿間单身赴安營時戒嚴甚備
内應盤據城不可入而事機易洩基榮從東北土城
依山而入達夜急走時已五更餘直入兵營灯烛荧
煌鈴閣寂然遂大呼曰有將急稟白事矣兵相大驚
以為賊執問之願辟左右至前納書兵相按長劍招
使近前基榮始出献衣綿間書乃博川倅借砲書也

乃詳詰眞僞即曉蔟送善砲手五十名使一校領之
愽距安爲五十里但知爲陷後不聞消息動靜遂厚
賞甚衆〻〻辭不受討荅書間行先還見任倅日未
午砲幷大起賊軍不意猝當未暇應接鳥駭獸竄愽
邑還復遂解任倅之拘後任倅以陷賊時稱小人見
奪印符等事被拿盖任倅被執時向賊言曰吾爲守
土之臣不能保邑有老母而不能安保不忠不孝宲
家國之罪人也生何爲速殺我願活老母賊夙聞任
倅治績故不忍殺之云盖罪人與小人幷相近故有
陪持一人被執在近地誤聽而傳之印符則力屈被

奪雖愧嘉山。鄭公倖罵賊而死以此揹罪豈不寃哉天日孔昭畢竟昭晰特為放送其被逮也基榮始終跟隨須臾不離訓將聞之特差都監教錬官欲為信任之計及任倖脫放後仍辞還本土平日口不言平賊時事嗟夫遯矣遐上嶺南官僚慷慨涕泣矢死討賊何其忠也傳尺書借援兵掃群寇於一朝何其智也主倅被逮忠洋不判平日親信之人擧皆避之而獨守不去何其義也歟功不言避遠功名何其偉也

晋陽城義妓捨生

論介者晋陽妓也壬辰倭攻晋陽城上洛君金時敏

嬰城自守屢戰屢敗之餘倭數萬賊終不敢窺湖南而啟翌年癸巳六月倭酋清正承秀吉之旨必欲雪晋陽之恥率兵十萬來圍時本道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倡義使金千鎰金海府使李宗仁復讐將高從厚泗川縣監張潤諸公入守之獨紅衣將軍郭再祐曰此城倭賊必爭之地也為湖嶺要衝關隘之所而孤軍遇強賊必敗乃已云而終不入城諸公會矗石樓誓同生死慷慨論事倭下令曰昨年敗衄之報政在今日不滅此城誓不旋踵百道攻城第十餘日城陷城中六萬人同日殲之諸公皆赴南江而死

時論介凝粧盛飾往見倭将之最桀驁者假意献媚倭将悦之欲刼之妓不從以婉辭誘引倭将步出江邊岩石上與之對舞此岩抑在江岸三面皆深潭也遂抱倭将之腰墜入江中倭陣大驚亂平後旌論介曰義妓立祠江上祭之名其石曰義妓岩刻一帶長江千秋義烈八字其岩亦名落花岩盖以妓之沉江譬之落花云

李鄭度麥場逢神僧

李兵使源廙将李提督後裔也流落于春川親執鋤耰之役渾於農夫適値夏節打麥而困宿於場邊樹

陰有攪睡者李開眼見之則有一白衲少年在傍矣
李起曰汝攪予眠乎曰然矣仍曰書房主勿爲困汨
於打麥場中即今發行上京也李曰吾於京洛無一
親知又無所着事而空然上京得非虛浪乎僧曰不
過四五日書房主必爲入仕自　上且訪書房主今
速上京也再三丁寧李異其言即發京行住於東門
内旅邸翌日躬往鄭判書昌順家本時素昧而時方
騎判故也門外通刺即爲速見李自言某之後孫云
云鄭判書曰日前筵中自　上提問提督後孫於蔡
判書君須往謁蔡判書也李即其地往見蔡已援見

詳問且曰數〻來也蔡於後日入侍時即爲稟告自
上特除南行宣傳官使之除許叅隨行又命入侍
大蒙恩寵非久登武科屢典雄邑心中每想厥僧之
神異而無由得見矣戊申以湖南水使方渡銅津船
中有一乞僧時〻擧眼有意而看李亦心動命人邀
來乃向者春川樹下僧也不覺欣倒從行橐中優數
行下更問前程僧逸〻不受且曰令監前程未盡也
李曰吾其爲亞將乎曰似矣必須船泊津頭下船而
散壬子年間李以蔚山兵使遞敀後以都監別將監
董於彰義門城役方坐幕中時幙外數步許有僧逗

留願聢李又心動遣卒招來乃銅津所達僧也賜酒
覩歎後更問來頭僧笑曰今監主何不想昔日打麥
場事乎今既經聞帥且憫丞將一等復何所望乎終
不復言李亦一笑而罷李終以兵使卒於明年云

金丞相瓜田見異人

清沙金相以繡衣出嶺南時當五六月天氣甚熱行
到太白山中喉渴甚急峽中無人家亦無井泉與從
傔彷徨路次萬無解渴之道適過一峴則路邊有瓜
田而無幕見青瓜爛熟渴症甚緊豈顧納價之嫌使
其從傔持二分錢掛于田中豆葉入送摘來攜入擧

足入副絶舉数步仍即昏窒仆于田中口裡絶出一
拼曰進賜主活我仍又無聲金相大惟之不敢違次
入去彷徨田隴方甚困措忽有一田翁頭戴箬笠自
山上下来呼謂曰豈可唐突偷入耶觀其行步徐緩
言辞雍容少無驚惶之様金相告以喉喝之故懸錢
入送之意田翁曰此田雖無慔無人君不見田邊白
麻之種于此足禦偷人之行色矣笑而入田抱儛人
之手從某方而出餓者昏仆不省之人今則如常無
蛘又得食数以金相更為詳看則以田四面環植白
麻其種之之法或踈或密宛成八門負様意以為此

是八陣法也仍聞儀人以餓者光景儀人以爲纔移
數歩五内撓亂七情迷昏目無所見咫尺不辨仍爲
昏沉矣饑者老人携手指路始目有所見精神惺〻
矣金相大以爲異於是田翁更無一言飄然向山厓
去而金相以爲異人儀人則送于近處村舎而潛遁
其蹤踰越數岡随田翁入其所居之室乃是數間草
屋而房則一間房而已金相乃萬端乞宿田翁笑而
入内與老妻從容款話後持一椀黍粟飯手邀坐于
厨中食之布一立藁席請坐曰山居人事太無禮休
咎休咎仍與同宿金相方欲叩其平生而田翁鼻息

如雷無以接話少焉東方欲曙金相攪田翁曰主人何睡之困耶老翁拭眼起坐曰老昏所致接客人事如是從忽知罪〻〻金相曰吾方有所營事今向某地未知其事可得諧乎翁笑曰吾已知繡衣之臨吾門也勿相欺也金相驚曰悪是何言也鄉曲窮士何視以繡衣也主翁真妄矣田翁手指檐角之星曰此星乃主繡衣者也以是知之何用藏踪為也金相聞此言勢無以隱諱告以實細叩其平生官跡之如何子孫之如何田翁一〻詳告曰某年為某官某年陞某資某年按節某年登閣畢竟位至上相貴極人臣

廟配血食有子三人而仲子又嘗繼為鎮相至於黃猴之亂亦歷〻言之金相默記于中後來除官陞資無不符合云

識丹郎劉郎際海

江原道高城郡有劉同知者少時與同里二十四人將船採藿泊於一島採盡回船之際忽西北風大起莫可回棹漸入大洋舟中人目眩神懾盡仆篷窓只俟濫死不得運動但聞波濤洶湧之聲勢若山崩相與枕藉開口瞪目屢日不得飲勺水一日忽泊一處風靜舡止劉郎起而視之同行二十四人只五人僅

保性命欲死死其餘十九人則死已久矣劉以爲
死者已矣既有知覺則不可不圖生乃聚會精神强
爲起身跳下沙場其餘不死者四人隨劉跳下二人
則跳時落水死只存三人并爲氣盡僵卧沙場相與
瞪目默視而已朦朧中見之則忽有白様二童子自
沙中緩緩而來當前而語曰何處人來卧於沙場耶
忍是漂海之人也劉艱辛作氣口不能言擧手指口
童子自腰間解羽壺以羽觴酌以飲之曰吾之先生
已知君輩之在此故送令救之矣三人一飲精神頓
生氣力如常腹亦充然即起坐曰汝之先生是何人

十

而見在何處曰先生言與俱來矣三人即起行步随
童子至先生處則所謂先生頭無所着身衣破綿坐
一草幞面如黒炭一老翁也三人施禮畢老翁曰居
輩居在何郡而緣何漂到劉曰吾輩俱是高城人因
採藿漂海矣老翁曰吾亦高城人為風所漂來住於
此三人聞是高城人具欣然之心矣宜也鄉逢故人
而已即問長者既是高城人則不審何面何村居住
乎曰某面某村之人某也之父某也之叔漂到既久
不知吾家近作何狀也聞其村名則即三人之隣里
而所云某也〻〻者皆三人者祖曾之友人作故已

過五六十年以見今生存者計之則恰為老翁之玄
孫五代孫也仍語其事老人妻然良久自是以後日
陪老人談古説今以度時日大抵此島晴沙碧松而
間有金莎草一望平夷間々有人家而不農不桑只
飲水衣草而已二童子或往或来而其所衣則金身
乃白羽衣也三人問曰此島之名云何老人曰東海
之丹邱也三人久居島中每見日出之壯大非此世
間問于老人曰日出處距此為幾許里曰三萬餘里
矣曰高城距此為幾何曰亦三萬餘里矣仍請願見
日出處老人每々防遮三人屢次苦懇一日命二童

子曰汝與此人去看日出處小須二童子泊舟曰上
此船去看日出也三人即上船〻乃白羽編織一箇
漁艇也二童子持棹立船而頭而撓之曰勿坐而盡
臥只飲一勺羽觴水蓋自初入至今島中所食只此
水而已水色如沉藍甚濁渾味則清爽矣問童子曰
此飲何名曰瓊液也於船中三服瓊液而船已泊岸
童子曰起而視之乃起開窓視之則波濤萬頃淵泓
活湧中有銀山萬丈接天而立其巔日方上矣雲海
相盪紅光射目其廣大也其光輝也不可以俗眼目
所可盡形日上時氣甚寒凜令人戰慄殆不能定矣

其銀山如水晶削立其外似可以洞觀矣問童子曰越彼巔則可見日出之本矣童子曰此山之外吾先生亦不得徃觀勿復説也仍即回棹歸見老人〻〻曰君看日出乎曰幸蒙老人之德得視世人所未見之壯觀而彼山之外限不得觀矣老人曰彼山之外雖天上神翁不得造次到矣其三人者留連多日賓無況味不勝父母妻子之戀每願歸鄉老曰人君輩不必還鄉此處留連亦自無妨此中一日即人間一歲也自君之漂海今已為五十年雖歸家無非生疎渾眷盡為零落此島中好送餘年不亦可乎三人自

以為不過三朔矣今聞此言不覺惝怳將信將疑尤
欲急〻皈家悲辭苦語日夕懇乞老人曰已矣君輩
俗緣未盡為之奈何即命二童子曰載送此輩於本
鄉也三人大喜與老人作別登船〻即向日觀日出
時所來者也蔟船時老人出給指南鉄於二童子曰
某方而去某處乃高城也劉曰老人此中緣何有此
鉄乎曰吾漂海時所持來者也上船後其所飲者亦
如前而船中所存者二十餘壺劉也偷取數三壺藏
於衣中至第幾日船泊于一處童子曰船已迫矣起
坐視之乃。城也也童子曰下船〻〻登岸則高船與

童子頃刻不知去處矣三人者各歸家視之村落面目比前大異逢人皆是生面訪至其家亦無一人識面者遂講其世系其父母作故已四十餘年妻亦老死漂海時所生子亦已死即今主家者其人之孫而亦皆老蒼其三人則各其家以衣服虛葬祭用乘船之日云其二人則火食不過數年而死劉則幸倫二壽瓊液日以勺飲不尚火食故平生無疾蟋身亦康健計其年甲殆過二百每高城倅新莅任則必招問漂海消息或隣邑官及一時過去客亦必招問故官家出入不勝頻数以是頗難堪云

訪桃源權生尋真

白門外權進士早年上庠而無意於大科專以遊覽為事自許以有子長之風周迴八路跡不無到至若名山大川灵境名區無不窮搜或再至三至適到春川麒麟倉其日乃開市日也坐店舍有一人戴若笠騎角者而來問店小二曰彼房客子何許兩班乎店小二曰乃是京居權進士主周遊八道坊坊曲曲無所不覽於吾亦三次住接親熟久矣曰彼班有所知乎曰頗熟堪輿術也曰或可邀去否曰易矣少焉店小二入告曰某村某僉知聞進士主有所抱才今願

請去進士主勿疑暫為行次似好矣權方多日留居政甫無聊答曰距此不遠則一次往遊亦何妨乎於是其僉知者來見曰聞進士主盛名久矣今吾騎牛而來暫往鄙所如何權曰僉知所居距此幾里曰此場下三十里矣即日騎牛而行僉知執鞭在後特方午時所騎角者不疾不徐約行三四十里權問僉知曰令監所居之村似不遠矣曰吾之所居尚遠矣曰然則今來幾里曰八十里矣權乃大恠之曰今此近百里來而村尚遠則初言三十里者何其虛浪乎令監欺我而來欲何為乎曰此自有妙理居主只知吾

任三十里許村而未嘗知吾之村住矣權心雖疑怪
而既已到此不可回靶遂一向趲程而行蓋自場下
来三十里外盡是深山窮谷岩石義薄落葉沒脛
只有一微路至晡時僉知止牛曰請暫下療飢而去
權乃下牛則澗邊埋置簞食掬水而飲又騎牛而行
日已西沒時向黃昏少焉遠〻地有人呼拜僉知亦
應呼曰来矣權從牛背見之則有數十把火炬越嶺
而来皆是少年村氓以炬前導踰嶺而下依微之中
有一大村專占一壑鷄狗之聲砧杵之響起於四隣
即當一家下牛入門房櫳精洒棟宇豁敞不似山中

峡泯之所居其翌開戸周視則同中人戸恰為二百餘数前坪一望平鋪無非良田美土間其周廻則為二十餘里隠然是世外桃源也又隅壁数間房内夜〻有讀書聲問之則以為同中年少不可浪遊每當秋冬晝耕夜讀必會此而課業云權周覧八域一見桃源之願耿〻于中今此邂逅到此不覺欣然與俄者僉知忽為致敬跪而問之曰主人仙乎鬼乎此村為何村乎僉知驚恠曰進士主何為忽地敬待乎吾非別人也先世本居高陽吾之曽祖適得此處撤家入来時同姓堂内至親外家妻家堂内之族或姻婭

之願從者合三十餘家與之偕入相議以一人之後
勿為往來於世只持如干經書鹽醬而來一遷延墾
作畬而食至於婚嫁則此中諸族代々為瓜葛使成
朱陳之村伊後子孫繁盛同井之室殆近二百餘家
矣曰衣食則此中耕織似無不足而至於鹽事得無
艱哉曰進士主昨日所騎之牛日行二百餘里曾祖
入此時所携來之牛所產如是善步者每生一匹犢
場往來必以此牛負鹽而來故一洞鹽政專賴於此
牛至於山內則有獐鹿猪羊之屬蜜筒數三百箇列
置于山底一洞則無主者互相推用矣一日僉知語

少年曰今日〻氣溫和須與權進士主爲打魚之戲也其少年或持糠粃或持捧哨而齊會一豬澤解糠於水中待其沉下後少年一時持杖而游泳打及少頃盈尺之鱗盡浮于水上問之曰不覓魚似鯛魚而有白鱗也權留連一朔餘盡覽其洞人之先山及當出來之時愈知申托曰此洞非春川亦非狼川此坪前頭不知爲幾許里人所不到世所無知者進士主之到此亦有緣也出山後幸勿煩人說道權曰吾亦敀家乘春而來也愈知曰不易〻〻權出來後老而居家每嘆吾平生得入眞箇桃源而都緣未得擺脫

俗務不得携家而去云

　據北山錦南成大功

鄭錦南忠信為安州牧使時　仁廟甲子春适賊以平安兵使率三千騎以間路直犯京城　大駕播遷駐公州都元帥張玉城晩開府平壤初聞叛報急招錦南問計錦南曰此賊。上中下三策若據清川江有以北締結建虜并力長驅則莫可抗也上策也若全據一道擁兵自衛則未可以歲月破也中策也若直走京城急於僭号則易敗也下策也間出於何策錦南曰适賊勇而無謀見利忘義必出於下策矣臣知

則果出。下策即與張晩率勤王之師馳於赴之張玉
城欲布陣於玉泉岩裳岩等處錦南曰兵法先拠北
山者勝力争之遂陣於鞍峴适在京城望見之自率
衆出来仰攻之適西北風大起錦南乗風下攻大捷
之遂斬适献馘於進樹山城　大駕還都諸将皆迎
拜於鷺梁津頭独錦南以无功即還安州任所　上
賜書招之始上来　上問何為独先還任乎對曰身
為命吏不能守土縦賊入京致君上蒙塵臣子之罪
也起兵討賊臣子之職也罪固難貰功於何有且頼
君之灵賊既就滅當還職次待罪豈敢唐突迎　駕

邀功望賞耶　上尤重之噫料賊也神用兵也智處義也明雖古之名将罕有其儔也

得至寳賈胡買竒病

江南有沈孝子家貧親老性至孝鄉里稱之一日大雨暴注一小魚落於庭中沈孝子以供其父其父因以得病患廢食飲但索清泡湯幾半年未療浮漲大發軀殼甚巨勺水粒穀不入其口所喫者唯清泡而已孝子劳心焦思訪醫試藥皆不奏效禱天祈神亦無灵驗一日西蜀賈胡踵門而至見病人孝子顧求良醫賈胡曰病可瘳矣吾欲買其病可乎孝子曰若

醫親病結草報恩豈可責乎賈胡曰雖然不可虛踐寫出賣買文券齋宿三日乃於清晨入其病室啓一銀小盒出紅色散藥少許以百沸湯一盃調服之須臾五内翻覆吐出一虫賈胡以銀箸挾之而入於銀盒中蓋之裹以錦袱藏之橐中病人飲啖如故病即瘳矣賈胡以奇錦異緞明珠寶貝一串贈之而去請與沈孝子俱至南海之濱設席而坐若有所俟已而有青衣一童乘蓬葉舟自波中出來捧一箱於前曰吾王以此物表誠願蒙大恩啓之皆珊瑚寶珠也賈胡唱曰物微而望大何其妄也非如願不可得也青

童還入波中俄而白髮老翁自水宮出來百拜致敬乞以他宝易之賈胡又唱之老翁搔首良久入送青童子水中少焉一箇嬋娟美娥凌波而出賈胡始啓銀盒放出其虫於水上奮迅踊騰化爲小龍而去賈胡遂駄美人而還沈孝子怪問其故賈胡曰彼虫乃龍子也學行雲施雨之術誤落於君家失其術爲人所吞化爲虫变化無路此所以病中但喫清泡者也吾以此美人易之此美人名如願凡世間所欲爲者無不如願而至此乃天地間至宝也龍王所以靳惜者也沈孝子啟家以其宝財致巨富人以爲孝感所

格云

降大賢仙娥之産室

退溪先生之外祖居於咸昌而家富其為人有學德多緩急之風鄉中以嶺南夫子稱之時當嚴冬風雪大作門外忽有癩瘡一婦女衣襤褸乞宿其容貌擧止無比凶醜人皆掩鼻回面渾室上下皆揮手驅逐不使近門外一步地其老人曰勿逐也彼雖有惡疾當此日暮雪寒何忍逐之若不容於吾家則他人又誰肯容之乎又當夜深其婦女呼寒欲死老人又不忍招入房中使宿于上堗其女人乘老人之睡轉輾

于下墣或以其足納于老人衾中老人覺之亟兩手
擧而出之如是者數四次矣及其明曉不告而直去
間數日又來老人少無菩色如前接宿擧室深以為
悶一日婦人忽作嬋娟美娥樣而來向日癩瘡及襤
褸衣服殆同蛻殼老人亦甚疑訝從容問之女人曰
吾非人也乃是上天仙娥暫現生負主宅以試生負
之心德而已此外別無他也老人不覺尊敬遂巡有
不敢仰視之意女人曰向者數宵衾中既親吾之手
足則更有何男女之別哉吾既與生負主自有前緣
少勿疑姑仍與同寢將至旬餘一家人皆以為姑或以

魍魎邪祟目之老人少不動念一向待之誠信一日女人曰今日吾與生負作別矣老人曰是何説邪人間請限已滿矣吾之誠禮漸薄矣女人曰皆非矣然些少曲折不可煩説第有一言生負必從而無違也仍曰内庭以某坐向作室一間精潔塗褙緊鎖之勿為汗漫用之必待主人宅同姓有産婦當解脱之期須入處以為生産之室也語畢出門仍忽不見老人異之一從其言内庭中依坐向精搆一屋雖有緊切之事不為入處子孫中有受胎當産者使之入處則必苦痛不得解娩移他房而後始娩老人惟其言之

不中而猶不敢汙漫用之老人之婿即礼安人也為
其妻初産將娩乎其妻以来老人迎置于家中當其
産期忽以身恙大痛百方治療萬無一效擧家惶々
一日其病人請於老父曰曾聞家中仙娥降臨之時
有産室新構之擧云見今産月當朔偶然得疾萬無
回甦之望若得処彼房則庶或有生道伏望移我于
彼房云々老人尋思仙娥既言主人同姓則前此産
婦雖是吾家子婦與孫婦俱是他姓故移處而無灵
今此女息雖為出嫁而本是同姓似應有效仙娥之
言莫非指此女之謂乎遂使之入処々々数日身病

快愈又得順産弄璋是為退溪先生為東方大儒道
祀文庙大賢之降生自異於凡人矣
感主息奴僧占名穴
韓安東先近世京西郊自其祖父生時家産稍饒婢
僕之威甲於一邑矣有一悍奴於其子婦禮聘之日
侵辱其上典〻〻大生憤怒方欲打殺之際厥僕逃
走移怒於厥僕之婦因之於内庫之中以聘礼吉日
不得用刑姑俟三日後打殺矣新婦夜將深因厠間
往來聞涕泣哽咽之聲數夜如是窃聽訪之追尋厥
聲〻自庫中出而牢鎖緊閉不可以入乃親抜鎖鑰

開門入見則厥婢大驚畏縮曰小人不知畏死而暫
泣知罪〻〻新婦曰汝是何人連夜悲泣於庫中耶
答曰小人之夫某也日前大辱生員主即地逃躲故
老生員主無地洩憤因小人於庫中待新阿只氏新
禮後即爲打殺姑此保囚在此小人則朝夕將死之
命已矣〻〻第所不忍者所抱孩兒生纔二七若小
人死可憐人生亦隨以死是以寃痛不覺哽咽之聲
自然而出矣新婦聞之藹然之心隨現而發乃謂厥
女曰吾即昨日新來之新婦也吾今出送汝〻須遠
逃保生也厥婢曰小人則生出好矣其於阿只氏罪

責不少何哉不敢〻〻新婦曰吾自有防塞之道汝
勿多言即為出去也厥女於是乘夜遠遁及過三日
後老生員出坐外廳使多少健奴提出庫中所囚之
婢鎖鑰如故而婢則無形影老生員大鬧一場將大
段生事舉室惴〻新婦於是不慌不忙唐突出來見
言開鎖出送之意老生員雖甚憤恨新婦所為亦復
奈何仍為置之伊後幾年家計漸消老人已下世新
婦有子二人俱有才華而家計貧甚向日新婦令焉
老死方招魂發喪之際忽有一箇僧漢号哭奔來直
入內庭伏地哀哭良久舉室皆以為唐荒厥僧哭盡

後二喪人問汝是何处僧人敢於班家內喪唐突来哭也厥僧抆涕而言曰小人某奴某婢之子也小人幸蒙大夫人抹樓下主如天之德得以再生銘感之心何日敢忘今聞喪事敢不奔哭乎喪主二人自幼飽聞其事顛末始知厥僧即某婢庫中所抱之兒也相顧嗟嘆矣後厥僧數日逗留廊下過成服後又禀曰喪制主當此巨創成服已過襄禮當次第經紀果有山地之素定者乎喪人曰宅之旧山已無餘麓家且貧窘新占亦未易用是廣慮也厥僧曰小人自庫中出来後小人之母每抱哺撫育曰汝之得有今日

莫非抹樓下之德澤也天地海河不足以喻其高深汝於他日必當報效今毋死已久遺托尚在于耳當報一念耿結于中小人即落髮為僧幸得神師風水之術畧識糟粕留意於今日二十年求山占得於此近三十里地其坐其向之原勿聽他師之言决意營窆則宅之日後福蔭有不可言矣小人之情亦可以了矣喪主曰汝既至誠何用他求果在何處耶曰自此渡一江則即仁川地顧與喪制主親往看審爲其翌日二喪人與厥僧往見厥僧指一蓬科曰此是此是喪人曰此則古塚也豈可用之乎僧曰此是古人

置塚也非眞葬也即今毀而見之則可知之矣遂毀
乃麗朝埋標者也喪人大喜乃卜日營窆之後僧告
故曰小人之事已畢矣抹樓下主得入福地幸莫大
焉過三霜後宅家計稍勝過十餘年後小喪制主登
科其後無限大昌矣小喪主乃光近也果闡癸巳文
科累經淸秩子孫繁爀壬子年間以安東倅忽逢顛
南地師見其親山是非紛紜訾毀多端光近惑之將
行緬禮欲爲破壙之時自山上有一老禿僧手持白
衲急走下山大拜曰勿毀ㄷㄷ少俟之韓安東恠之
止役而待及其近前而見之則乃向日占山僧也問

安後怱問曰此山所何故而緬礼乎安東曰有災害
云耳僧曰地中若安穩則令監放心乎可曰然厥僧
即於左傍鑿穴令々監入手曰何如安東曰果有暖
氣似無災害矣厥僧曰必速完封永爲放心更勿思
營緬之計仍即肆土曰今春夏間令監必有眼疾此
後則更無望矣此山所若不破毁穩過一紀則其爲
發蔭不知至於何境矣今竟如此莫非宅之門運矣
仍去安東果於壬子秋遷窆之後竟以眼疾終爲蔽
明不久而死厥僧之言果如左契矣

餽酒石良醫奏功

紫霞洞鄭上舍嵩尚人也風抱奇才琹棋書畫醫藥卜筮無不通曉善飲酒家貧好奇詩蕭然一室圖書自娛一日清早睡覺有一美少年啓户而入自言居在金浦姓白名華能聞先生高名願一瞻顏而來鄭君見其風儀爽朗言語條理頗疑其非鄉人也白生出袖中一小瓶酌酒以獻曰初謁以此薄味聊以表忱鄭君受以飲之酒氣爽洌平生初味也連兩盞而止其小瓶並容兩盞上蓋作盞下低有盒盒中有肴珍羞也益復疑之遂辭去明朝又來如之連十日不止鄭君第觀動靜問曰有所欲言乎白生曰小生有

至切之情理不敢仰請矣問何情理答曰小生有親病積年沉若願一次枉臨診視則感結無比鄭君既得十日之飲且欲知根脉遂許之白生大喜曰已備驢於門外遂聯轡而行至楊花渡有舣小艇而待者縴乗船〻行如飛莫知其所向於焉之頃出大洋外鄭君心語曰此必異人也不問其所以然飲酒自若忽見海上一大舶錦帆高掛梢工喧嘩曰来〻白生請鄭君移上大舶船非我國製様船中設屋窓欄闥皆以沈香飾之中有筆筒茶炉鋪錦茵垂絳帳坐定進酒饌皆異味也白生侍坐不敢少懈凡二晝夜始

泊一岸中間但見雲海接天而已白生請下船岸邊
連開錦幕車馬雲集遂各乘輿而行其人物衣服
城闕市肆皆異樣也入處一宮供帳之華麗不可勝
言鄭君乃言曰此是何处白生曰小生瞞告之罪無
以丐也此是白華國小生白華太子也父王有疾遍
求天下良醫不可得今天賜枉臨明日診視試藥千
萬祈懇鄭君黙然不問其病症之如何止宿一夜明
朝太子来候請入鄭君随往至一殿大書太華殿三
字壯麗無比入其中則國王設座宮女数百人侍衛
左右鄭君入拜國王背負一盤松而坐鄭生見之驚

然弟問候則國王荅曰遠来良苦豈勝感謝使之診
脉後自説病情曰寡人自幼時食。嗜松性凡松筍松
葉松根無不烹煮而食之煉大漸盛一日背上搔癢
難堪忽一松生出轉為茁長作盆松形其松枝葉觸
物則痛不堪忍此何病也鄭生自謂博覧醫書此則
所未聞所未見之怪症也荅曰當退思然後試藥乃
退所舘太子之供奉愈恭然晝夜研究莫審其症焚
香默坐三日三夜心生一計乃謂太子曰斧子百柄
大釜一座柴木百束冷水一甕今日備来〻即置斧
子於釜中注水而煎之以文武火至三日以鉄罡盛

其水入太華殿盘松下以手細〻點洒之未半晌松葉稍〻枯黄自消日暮時只餘根如小指大連洗之盡消無餘痕仍使之飲其水一椀痛勢雲捲天晴王父子歡天喜地大赦一國感謝鄭君無以為報國王仍問其症源鄭生曰松毒聚中木生火因毒而生樹今斧者斫也又金也金克木消此毒氣則痛自止乃所以用斧鼎水也問出於何書鄭生曰病無出處藥無出处但醫者意也世之庸醫但依本方裁作之故膠固不通或錯誤害人至於古之俞扁之術皆以意解之盡其精妙非有得於方書也於是三日小宴五

日大宴奉之如神明鄭君告故國王曰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適於意則何必不可任願同樂富貴以終餘年如何鄭君曰富貴非吾願吾自愛吾廬不如早還家雖高。大爵瑤臺華屋黃金白璧無可以動其官心父子力挽不能得太子曰先生之恩河海莫量而酋報無路更留一兩日設祖筵以送之將贈行以酒石先生肯受之否此石出於海中至宝也向日先生所飲之酒皆此石所出也置之罌則美酒自生千年不渇矣鄭君好酒人也答曰行者有贐古之礼也安可不受遂盛酒石於銀盒而奉之數日後啓行一如

来時光景還。楊花岸仍歸家々人咨待泊一望餘矣
因叙其事而秘之以酒石終娛平生云

還玉童宰相償債

李相公某少時磊犖不羈蘊抱才略闘鷄走馬名聞一世一日出東郊外見一僕牽駿馬習步於長堤其馬色白鹿脛兎膺眼如垂鈴銀鞍繡勒動人眼目公喜之願一乘而馳之僕快許之一扡鞍疾如飄風莫知所向日晩抵深山巨谷中草幕下馬見數百好漢羅拜於前曰吾輩皆是良民爲饑寒所驅結爲綠林之黨而願各得資生之財還作良民智慮淺短尚無

生財之道今郎君来臨發謀出慮以副衆願公曰吾
儒生也但知詩書不知此等事不幾近於緣木求魚
却步求前耶百般苦辞終不得乃晝夜思量乃許
之衆人曰京中巨富洪同知家只有孤児寡婦而貲
屡巨萬何以則尽捜其貨公不得已出一計曰汝輩
持数百金入京詳探洪同知家丹骨皆人巫女及近
处巫皆啖之以利深為締結後托以洪同知家若有
変怪来問吉凶之事須以宅神發動大禍将至其日
即趣凶之日其日一家男女老少盡為出避過命家
中雖有怪変不顧也云云諸巫諸皆皆使之同然一

辞然後汝輩潜身四伏夜中接尾礫沙石於其家連
三夜如是則洪家必問卜出避遂於其夜盡括其室
貨而来衆人如其計得財屢巨萬於是屢百人均分
其財而於公借與之公笑曰吾何以財為欲一時啚
生之計也其室貨中有一玉童裹以錦緥公取之曰
持此足矣遂騎駿馬而還諸人各散公秘不發說後
登科除箕伯招洪同知子其子年尚少以幕裨率去
凡營廩之用餘一幷委之臨敀時洪裨禀其所處公
曰置之君家還第後又禀之又曰君家老母使之来
見吾也果来見於内室公遂出玉童子一坐示之曰

老媪知此物乎媪見即泣下如雨公問何以泣也荅曰此吾家長以吉官入燕得来之物也家有棉子而童玉酷似吾兒之貞燕人授之以補兒命蓋異事也某年有家惦又被偷窃之患家貲盡失此物亦入於其中矣大監何以得此也公笑曰吾亦有異事明知媪家之物故還之且吾之箕營廩餘之物已付之媪子足當見失之貲矣媪固辭不得以其財復得富云

秣草商高義讓財

英庙戊寅年間洛下南草鞠貴一撮価至三分伊時淶原人尽賣家庄買草千為三十駄本価為五百両渡江

暮抵於石隅路逢蒼髮老者問曰此是南草駄乎曰
然矣曰今方絶乏之時三駄可得三千兩君可謂善
覵時矣草商曰吾是初入京四顧無親其接主等部
令公或可指揮否其人曰然則君之初行持此重貨
若不遇吾則幾乎狼貝必隨我而來也遂同與入城
逶迤城內犯鍾時牽入渠家善爲遮處及曉鍾後忽
自內出言曰君之不少之物不可一二日盡賣而君
之鬚者閑立無事我於龍山湖有柴駄輸來者君須
早飯牽馬駄來何如草商曰如是則好矣第不知龍
山路程似是難矣主人曰吾以家奴眼同而去也遂

喂馬後與其家奴出送時則曉漏纔徹遠人未分時
也至青灞其奴中間逃避草商訪之不知去処更欲
回来則昏夜一宿之家何以記之乎日色已高進退
惟難只把馬轡彷徨道路大聲痛哭来人去客争問
其由莫不憐其情状俄有鐙笠豪健人半酔長歌緩
々而来問其縁何以哭草商擧其顛末細々言之鐙
笠。聞之客一笑曰君之所失吾尽推給君之南草価
能分半乎草商踴躍曰若尽推尋則雖全価尽納固
無惜矣厥客敎草商以如是々々即擇三匹中老馬
放轡先駆草商與厥客從三馬而来周廻城中馬忽

立於一家門前鐔笠客問曰此是其家乎草商熟視
良久曰果是矣鐔笠客即蹴破大門㐌鐔笠客犇吁
主人〻〻自內出鐔笠客顧草商曰此是汝之所宿
主乎曰是矣主人見草商曰語君何処去而今始來
乎吾家奴子俄者先來謂以路黒相失云故吾方慮
之矣今得回來幸甚〻〻鐔笠客叱主人曰汝是何
人某宮所輸來南草汝中間盜奪誘逐馬夫耶爲先
草同尽数出來可也是時鐔笠客氣勢堂〻言辭切
〻主人聞之呆了半晌無一辭稱頃六度草盡爲貟
出鐔笠先自觧束曰此中有三百兩錢何去乎主人

顚草高曰君之草同初入時未嘗有錢説且初不解来今始出来則錢説云々太孟浪矣草高曰昨日吾固不言而吾是某宮舎音宮庄所納南草與三百兩脩来矣今此無錢云則主人所為吾未可知矣氈笠客大言曰吾是某宮奴子久待草駄不来故適出門仝待遇此舎音而来若主人出不錢則自宮當有处置之道主人能堪之乎攘臂瞋目氣勢可怖主人乃是閭閻常賊也錢之説雖是白地做慌既執所贓發明無路若又發悪則又不知来頭横逆之如何乃脩三百数而出給氈笠客使草高尽来于草同而駄去

故置渠家俟其踊貴而盡賣得錢三千餘矣草商以半数與之竈笠客笑曰吾以詭術得三百兩錢已鉅多矣又何望君之可怜物乎必盡輸去勿復此言也終不受之當時聞之者莫不稱快嘆賞

随使行薄相得貨

古宰相門下一中人多年出入為其客頁甚薄渾室以窮薄状指之宰相則以其親知之故不忍謝遣之矣時當航海朝　天之際其宰相以正使發行門客無願從者其中人自願随行至大洋風濤大起將有顛覆之患一行盡為失色死在呼吸之頃都梢工白

曰行次中亦有不利之人當此大厄無論上下盡脫下一件衣也行中遂依其言盡脫梢工乃以衣次〻投水中至於中人之衣乃沉焉梢工曰此行次不利於行中願急〻投水也若拘於顏情渾船幾許人命盡至淪沒急〻挺投可也寧相良久黙諒曰此処有近島否梢工曰東島不遠矣即回船泊島下其中人于島邊備給粮饌釜鼎之屬以回路同去爲約而下送餞而風浪頓息即回櫂而去中人下島止処島中無他樹木只有竹林而已処於岩穴燃竹而饌時於月明夜靜聽則或有風吹披林之拜一夜隱身而察

之有一奇恠蜿蜒物自岩穴向海水下去少焉復上
来其目光爍々可畏翌日盡斬其物所往来之竹林
尖其梢而逼其路其夜厥物下去仍斃焉明日往見
則乃許大異蟒也其下有真珠散布乃盡收之以至
碎骨鄧而收合殆近十斛大抵積年老蛇與水中老
龍交媾往来為梢竹所刺而斃矣無人孤島栖居無
聊一日登陟歴覧至一岩下有孔雀数百首驚飛散
去乃入岩底則有羽羃積成堆又盡收拾而来之幾
為五六同論其価則無慮一家産不過半年許使行
来泊仍運珠斛羽束而載来辦賣至累千金財奄成

富家翁來久其宰相為當路所擯老境失勢無依中人竟為之救濟不失平日之誼終宰相之身升米斗穀皆藉中人之力云

入乕穴老翁抱孫

尚州士人金某初居關東峽中父子相依又遇喪明之痛只有遺腹孫兒兒之初生祝天曰使吾之宗不滅願得保養一孫又悶其子婦之治産中饋之中幼兒失乳抱置外舍晝夜保護兒啼則呼子婦而乳之不能須臾離也暑月開户納凉夜深睡着睡覺撫兒則無入擧燭遍求至於子婦之房則兒又不在欲問之

於子婦則女子之性驚号罔措反有害於推尋遂消
身還出適搜家中心內自語曰失此兒則吾宗滅矣
吾命亦難保矣近聞後山岩窟中虎生雛而夜中有
虎來之跡無乃為此虎所啣而去乎第往見之黑夜
中抵窟前有稚兒嬉笑拜乃其孫兒也暗察其動靜
虎則出他只有其三雛虎見兒而弄之兒不知虎之
可畏作笑拜金老直入虎穴抱其孫兒於懷中兒固
無恙仍撞斃其三雛急急還家置之故處呼其子婦
曰幼兒啼飢吮乳之子婦來乳之漠然不知虎穴之
事矣俄而虎來籬外大吼之趯躍騰空拜裂蒼崖金

翁按劒出坐窓外大群挑理而責之席對坐不敢攫
如是三日近洞人放砲捉虎金翁曰此非養子孫之
所可以去矣遂移舍于尚州教誨孫兒文翰夙成人
筆不草草其兒取婦新礼之日翁始言其夜光景滿
座追驚蓋不問子婦周密也直入虎穴膽勇也挑理
責虎勁悍也成就孫兒誠勤也有此四者然後可以
做事矣

墜龍淵異童極人

趙尚書某有知人之鑑一日閑坐一小童為賣筆而
來容止端雅頭髮鬖鬆頗可愛尚書問汝是何許人

手荅曰早孤無依賣筆資生云尚書曰既云無依則
住吾家使喚如何童不辭而許之住使数月童之爲
人詳敏頴悟尚書鍾愛之一室之人無論上下内外
皆愛重之尚書之長胤方作楓岳之行請於家親曰
行中不可無集童願與之偕爲尚書熟視曰不緊哉
屢請之不得已許之遂偕入山中至九龍淵行中一
人失足誤墜於淵中童顧謂曰無可奈何無可奈何
遂脱衣入淵中霎時間拯出還復着衣而坐舉止雍
容不喘不息顏色泰然一行諸人驚遑罔措之餘見
此童舉措莫不神異之擧以神童稱之尤益敬重之

遍看内外山間路到恵化門外有一獐走過前路諸人逐之童逐獐入麥田中久不還一行苦待之遍尋杳無蹤跡但見四野黄雲漠々蒼烟藹々迫曛還家告其事於尚書々々復熟視良久曰吾向日固以為不緊矣不聽吾言今果失之矣後尚書捐館厥童来哭之一家異之哭畢不與家人接一言仍忽復去小朞大朞又復来哭而又不與主人接談而去伊後仍無消息云々

白頭翁指教一書生

中原有一書生家貲頗饒為燕京甲富而襟期浩蕩

平生以仗義疎財有名一鄕皆以聖佛子指之竟至
家産蕩敗無餘妻孥呼寒啼飢生撫念昔日豪富今
不免寒乞樣不覺寒心落淚夕陽時狒之普遍門側
忽有在傍胡盧之笑者顧視之則乃頎然老人坐曰
先生胡哂人之甚也老人曰子之悽嘆政不滿一笑
也生曰子非我也安知我之悽歎也曰吾已知之也
人貧富如磨蟻旋斡不可以力爲莫嘆子之疎濶而
致此貧窘也生曰吾亦知貧富之若此第念目下光
景不得不如是悔嘆也老人曰子若深悔則吾當指
示一処能念昔日之活其鄙用守生曰敢不如教即

隨老人至一处則乃大府庫也老人手指壁間一穴曰此中所儲是子之貨財唯子輸去也仍即去生自穴入手探攫無非珍宝也盡意輸來辦賣波斯肆得屡萬金排鋪如前日樣以吝之一字為元符不敢以分錢粒米推移於親知周急於貧窮者將至半歲忽覩門外乞子呼飢善端復萌自伊後周窮恤貧不惜千金強及三載奄若前日之困之鶉衣鵠形蹠涼街路忽到普通門側又遇昔日之老人生滿面羞慚縮首逡巡老人曰子何歎乎生曰先生所教不能信守今又如此安得不愧毋乎老人曰無傷也固有如是

者矣又隨我來至一処指儲庄曰唯意輸去也生依
數盡輸後復如前豪富不下陶朱猗頓懲前日之般
困守神翁之中托未曾一分虛費專尚鄙吝一日忽
念天下萬事都是悠悠自古未有久遠之富人生富
貴總是如乘傳之遽勞人生又如朝露之晞陽則不
必為守錢虜不如從吾所好乃普濟貧窮有逾於前
不過數年窮寒之態憔悴之形有甚於前以至行乞
於市而恐遇神翁不敢復由普通門路不意過普通
門老人忽揖于路曰近無恙否生謹避之餘不覺羞
愧掩面而過老人莞爾曰不必如是子之所為似或

然矣又引生至一处指一大庫有金帛許多貨使任
意輸去生少不謙讓如自家物一般随意爛用不過
三四年又如前消散凡遇老人三次得貨而畢竟以
迂闊之致還為寒乞生漸益羞恥不敢向普通門路
一日過欽天監路工適逢老人生捧頭而走老人曰
無媿也生於是回面寒暄老人曰随我而来也生随
之則路入深峽豊草之間上岌叢山頂命生靜坐曰
雖有百端可驚可怖之事無為動心而忍坐且勿言
也慎旃々々俄而老人不知所在生即依教堀坐俄
有獰風大起猛虎及毒虺大蟒自林樾間咆哮而出

蜿蜒而来或開口向生為噬囓之状或繞生之身欲
為呑噬之形生少不惧惕恭然俯坐不動毫髪少須
天上雷電大作驟雨急注神将夜叉十餘從天而下
立生之前曰汝是些少之物敢以妖怪之說終不言笑
者万々痛悪故吾等方欲勦除奉天命而下来矣以
鈎戟諸般兵器乱刺生又終不開口如是食頃神将
曰此怪件非吾輩之所可除也即去不久天門忽開
自空有辟易羢罡弁翳々而下挹生上去庭鞠上帝
御廣寒殿訊以汝是下界妖怪之物敢自守黙不言
不笑者罪悪甚重故吾今設鞫将欲破汝之不言不

笑〻付羅卒杖之樸之生一如土木偶終不開口上
帝大怒曰如彼妖物不可以輕刑命一神將押送于
地府嚴勅冥王嚴法峻治即押生到地府冥王亦設
嚴鞫生終不開口冥王亦以為難治之物使付釼樹
刀山拔舌獄諸般悪刑無所不經生終不開口竟付
轉輪獄挫之捏之磨之搗之而生之一片精神未常
渝矣有官員禀于冥王〻〻問諸員曰人間最難堪
者有何官員奏曰人間之窮儒寒士妻乃是人所不
堪者矣於是冥王命付生還度人世乃生台州盧処
士家盖處士少時入于丹學不得成術老境窮居陋

巷以學究爲業且無嗣續每以是爲恨夫人忽見娠
處士晝宵専望生男盈朔而觧娩乃女也處士夫婦
雖甚悵然亦勝於無洗置襁褓而乳之則生後許多
日兒竟吶吶終自嘿嘿不過渾沌一肉塊也無隣里
以天啞指之処士謂其妻曰吾家無子女今得此兒
雖不言語亦是人生須善鞠養也是兒自落地後至
十五六歲嬰孩百病無所不痛終無一鮮之时楚人
皆爲異焉年已過笄鄉里皆以嘿痴傳説無媒妁之
往來者歙縣有謝生者以晋相後裔高尚志操未肯
出現于世守貧栖居尚未有室聞盧処士嘿啞娘送

媒結婚人皆識之生曰武侯得黃覽而養精齊台得無鹽而成美則吾之必娶嘿痴得不愈於傾城之哲婦哉遂贊雁而聘盧女入室以後治家整齊閨庭嚴明具淑德懿行為鄉里所稱道乃不言而化不笑而成於為而娠乃生男子謝生以為喜悅鞠育數年學語學步無非可愛而其妻終不開口一日謝生語其妻曰與君結覽而為夫婦許多歲月經過艱苦閱歷飢餓未嘗一言論譎又生此兒髫髮半容人孰不愛雖他人之愚蠢者必尽抱哺而君以慈母之情自孩提今至呀爺學語未聞一語慈愛之辭必是君於吾

有所不滿之意也遂勃然作怒即提兒擲砌石而殺
之其妻見之不知不覺出阿〻之聲俄而沸湯之聲
大起生回顧則依然坐山上矣向者所經乃一場夢
境矣老人在旁嘆曰已矣〻〻今者錬求方成竟潰
於愛之一字數也奈何生憮然曰敢問其故老人曰
吾見君有仙家氣味故三次以不些財貨試之君未
嘗易心於貨物故吾以此仙家妙訣試之竟以愛之
一字毀破莫非數也此藥若成則將與君服之同歸
羽化而君悪欲二関則能打破愛之一関未能擺脱
以至錬丹之未成也仍命生下去而老人乃乘雲而

去生乃悵然敗家學導氣辟穀之術周遊五嶽不知
所終

綠林客誘致沈上舍

中古有沈進士者簪紳名閥也築室于彰義洞豪放
自負不拘節行早得進士第更不屑科臼業亦不求
蔭階進取人或詰其由則但頎然一笑而已性好乘
快馬當時貴戚宰樞凡廐有肥馬者生必使人傳語
願得一乘諸公亦能悉其名欣然借之生乃橫馳大
路無所止窮俟其步品少衰輒翩身而下曰馬已不
堪更乘矣仍因步而還亦無造訪久要一日平朝有

一僕牽嘶風逸足習步於門屏之前生招之曰望駄
我一馳僕諾之生挽鞍執轡山腰樹喘過眼閃忽過
都越郡歷如一堠日亭午而馬少倦生至于旗亭問
其地方則乃海西金川界也僕策馬先回生隻身殊
鄉敀路迥倘忽有一僕又步馬于官道生復請一乘
僕曰須速上馬生纔乘而馬一躍飛走僕跟後鞭策
五内盡蕩一身飄擧與倚命郵騎一般生欲乞哀而
恐傷於勇欲跳下而恐傷於身一聽所爲忍耐做去
俄而驟入深谷絶峽轉過萬壑千峯路忽闊若馳道
道左有朱衣一隊雁鶩而進請換乘便輿生起眡不

能自解只做痴蠢様子下馬乗轎〻駕八人施文豹
大皮轎前砲鼓一動兕仗旗纛左右簇立戎衣已加
身矣生無如之何凝重自持恬若固有行到一箇〻
後大野曠漠萬騎留札隊伍井〻望栅堂〻帷幙連
雲釼戟如星轎下令箭飛傳喊聲相應大吹大擂有
若敵在呼吸者然俄而生馳入其壁將領椽吏礼謁
既畢復請生乗轎行五里許有金湯周遭雉堞如粉
入城而舍屋櫛比市肆連亘度朱門三重敞画堂数
百極制度宏麗金碧燿煌名姝環侍翼生而升生毅
然坐宝榻上召一頭領曰此爲果何等地若書又何

樣人而賺我措大仍作傀儡一戲頭領對曰獘府既
漏於版籍是任又外於官志儻等以東西南北之人
為饑暖放縱之計鳩合蟻附萃成一軍攫取不仁富
之財招納窮無告之人日以為常耳生曰然則若輩
都是綠林豪客也不有邦憲盜弄兵咒戕殺無辜尚
不自戢而乃推我為帥何也頭領曰此柵自洪主師
吉同于今百有餘年繼以為將者俸皆智慮絕倫軍
民遂以安堵追至昨歲故將云亡軍務無統儻等適
驛卒士察求將材而莫出老爺右者敢以一駿驄誘致
尊駕于金川又以一駿驄奉邀至此万望老爺特怜

一寨性命權留忠義大將軍印綬生沱吟良久以鐵
如意打破几案曰我欲一試才智久矣特從汝請衆
大喜設宴為賀自是生為籠鳥盆魚安坐飲食者且
数日乃召頭領曰此中人頷幾何粮儲幾何頭領對
之卷生怒曰計口較粮愽有数月之資何不早稟停
當頭領盱衡而告曰故將有經天緯地之才神鬼不測
之機環東土数千里富家巨郡無不尽掠惟餘陝川
海印寺畫谷李進士家咸興城内而則此不可窺覘
其他州鎮之稍雄者村里之頗饒者指不勝屈而劳
若掠来未必補一月之粮百爾籌思寔無好階致此

奏告之稽緩耳生怒曰籌畫在我軍戝在甯亡何敢
自相疑難多費辞説我當於其日往擊海印寺知委
諸軍切勿遠洩頭領大驚曰本寺僧徒數千錢帛如
山防護甚密弓劔悉備雖以故將軍之神籌亦不敢
生意今動軍於千里之遠驅入於危亡之地是老爺
姑借將令盡劉万命也生大怒命出斬頭領左右無
有應者生乃手劔亂斫一軍爲之肅然生乃召頭領
曰汝可揀軍徒之面目白皙伶俐曉事者三十人其
衣服都做官奴様子各騎駿馬一匹又馱緡錢二千
先到該寺傳言某大君求嗣續親來祝佛更設香飯

周饋覲先之人爲辭以此錢鈔先辦香燭只等吾行決勿有誤又召一頭領曰汝少俟旬日後齎此路文馳往該寺只道大君連被主上挽止且恐外朝論劾暗地下來勿令郡縣有知本寺供億一切革除以示優恤爲辭亦等吾行決勿有誤又召一頭領曰汝與数十頭領修其衣袍各騎駿馬一模儀容樣子又選軍徒之身長面悍者数十人領大君品服及進馬轎青羅蓋潜伏于距該寺五十里之地俟我親到以便換乘諸頭領皆領命而去生浸浪十許日身着幅巾道服策一隻千里駒下山而到陜川之界騶從皆隱

蔵于信地生乃自乗双轎尽下幨帷用夜半到本寺緇徒迎生而入生跏坐禅房屏帳甚麗乃召頭僧及幹辦諸人約以明夜設齋指畫供費悉從厚優諸僧環聽嘖〻曰好大君必受佛力生屏人安寝陰使一頭領暗地破毀便輿之上椅因旧補綴令觀者不知其傷缺因頽然而睡〻到五更乃覺見山月満窓泉音撼枕晴興勃〻開室命酌且呂僧曰奇外有水石會心処否對曰其處甚佳生乃摂衣而出曰汝須導余僧北以便輿進生知為破輿小心跏坐衆僧擔之而行〻到数十歩生故憑身於椅上破椅自随墜生翻

身倒落於路旁衆僧急救則止昏僵不省也詐衣袍盡湿諸頭領擡之而到房攏亟灌良藥且晒其衣良久生兀然起坐大喝大怒曰吾無品貴人在外位在觀察使上量汝富寺使星陸續豈無一箇完輿而必以破件待令俾余墮傷至此幸而不死天也然頭顱盡碎肩脚俱折豈意礼佛之行反得一生貞痼也諸僧伏于庭下無以自辨生乃一一逐僧窠拿致於庭沒一箇不得竄漏以大麻索自相綁縛違者當立殺諸僧懍懍如律令生見懸鶉乞丐四隅擁觀無慮数千計乃令左右詰問曰汝們緣何相聚諸丐齊告曰聞大

爺誠行檀越復設無遮大會普饋衆生不遠百里相携至此耳生惻怛曰我令人覓未判如何供佛行當還駕耳但汝們遠來求飽狼狽而回咎案在我〻聊以供佛錢二千緡給汝〻須均領也因洒錢于庭諸丐争拾立盡齊道大爺無彊壽生曰我又有令甲汝曹慎勿起難諸丐曰雖湯火鼎鑊當唯令是從生曰我欲報此恨無由尽殺諸僧聽汝們都入大小梵宇其錢貨器物尽力負去毋使一物遺落使頑者知戢窮者少饒我當厚受陰報豈不優於頂禮枯佛也衆丐大喜曰敢不如教因爛入禅房廣搜尽掠生又令

諸丐曰汝曹乗我未發快走〻〻少緩則患在虎驢
之追擭耳衆丐一時雲散生故為遲延些到数十刻
朝暾已射東牖乃趣駕啓程疾馳百餘里下轎跨馬
巫回山寨蓋衆丐乃生之軍而扮作此状者也次第
回寨各献所掠得百萬計而兵不血刃諸頭領乃服
居数日頭領告軍令當指何処生曰某日當擊壺谷
頭領憚之曰此谷安東地也三面皆巉岩峭壁削立
千仞飛禽莫能施翎翮前面只有一線路僅容人不
容馬其洞口咽呃又設石門夜閉晝開縆以鉄鎖石
門之外微徑又陷下欹岸断落馬必扶攝而出人必

攀捫而登谷中李上舍積粟十萬石錢帛稱是蒼頭
数百人帯鎧甲持弓矢達夜巡更雖以鄧士載入綿
竹之才韓襄毅破藤峡之功無所施也生聞言愕甫
叱退将領密遣心腹偵探李庄動静探子回報曰李
上舍身外无育五旬而得一子纔难継祧羸弱善病
上舍近住蕭寺為其子修齋誦經家人之防護益密
屋後尽布蒺藜男女俱佩信標無者以賊論云生大
喜曰事有濟矣即穿峩冠道服袖中儲囊炷香开扇
跦履跨千里騾子不許一人跟随一鞭下山不日到
壺谷局勢險阻寨無可攻之路也賴名騾之逸步超

塹顛岩如履平陸直入李庄故問上舍在家否儻對曰遠出矣生悵惘且久徘徊堂上使赤脚傳語于内堂曰吾即上舍之膠漆也專訪到此竟題凢鳥願得小郎君一面少叙此懷居無何赤脚抱兒而出生即置膝上撫摩眷戀曰兒乎々々聰達特秀吾友無憂矣即以袖裡香茀諸品滿佩于兒之裾下乃令赤脚携兒而入赤脚以其狀備告内堂々々大喜益信生之為上舍切友也以盛饌饋生々啗已移晷悄坐乃跨騾而出々到洞外忽旋駕而入駐馬于門首又傳語于内堂曰。纔出我洞門步々回首戀結不能定情

須臾見小郎君赤脚感生眷々更携児而進生於馬
上緊抱合口吮頬若不勝情且召赤脚曰汝可煩稟
于夫人児向日少覺豊痩近日有何嬰疾赤脚領諾
而去生乃策騾一馳倏忽杳然踪跡赤脚復命而出
則客與児倶無有矣一家号哭促召上舍還上舍莫
知端倪憂悶廢食一日蒼頭早開石門有一緘書落
于地乃呈上舍々々披覩則有云忠義大将軍貽書
于李生座下凡地之生財必有其用天之生人各有
其食君積穀萬箱而未得救一民之窮營田千畝而
不能延百年之壽竟使辛苦粒々爛腐土壤君之一

子理當受厄我故與神為謀奪攫至此君能悲駒隙
短景且念舐犢大倫亟回鄙吝之心欲效普濟之德
則將君之資產。半積于某江之邊俾使分運去則余
當奉還郎君雖君自裁上舍讀畢泣曰家貲所以長
子孫也無兒則黃金萬々[illegible]亦安用哉乃以長腰二萬
石鵝眼十万貫潛積于信地翌日往視則已盡輸去
矣上舍猶是矛盾疑信不定耐度五六日蒼頭晨出
石門則有一四轎宛在地上錦帷周匝四遭重疊兒
在其中衣服新鮮上舍驚喜泣抱曰吾兒也且問兒
曰汝往何处兒曰曩日伊人於馬上抱余疾馳幾里

納余於安車之中又以一婦人乳余行到五六晝夜
到一山寨遇余甚厚其帷帳玩好之盛殆勝於在懿
毋之側及至日昨又以數十騎。余至此護乘夜擔置
于石門之外因各走散云上舍深感生之高義而生
不勞一軍掠得巨財一寨歡聲如雷生又申令曰某
日當擊咸興諸將領入告曰咸興城郭峻高山海險
阻巡使擁千三鐵騎上府簇數萬賓戶重以中軍都
事綜錯之非可倚於海印亦難擬於壺谷顧無造次
生叱曰將令惟行不唯反如更有亂言疑眩軍心者
當殺無赦衆皆退生乃分付一頭領曰汝可遂軍徒

之愚騃者五十人分為五隊扮作樵叟往樵于咸興城外朝鮮重禁養之地五處待其夜初昏時分一齊放火追火未熄竄走逃回遠者斬之又分付一頭領曰汝選軍徒之幹事者五十人將大船二十隻扮作海商自山後海濱浮于嶺南關東趁其日泊舟咸興城外決勿有洩分撥既定生選三千精銳或做官人狀或做賈客狀或做引丧狀或做乞丐狀陸續起程並指日約會于咸興城外隱山靜僻處打聽消耗果於二鼓下城外火光焰天一府震盪衆官畏罪急忙往救城裡人丁奔走皆起只有婦孺生啓使四個

頭領各卒數十軍徒把守四門權把按使秋令不許擅人出入自己卒衆徒擧。兵兇潛入城内帶將公私儲峙都數掠奪并運于海々船已遵約儀待矣揚帆中流晝宵催程泊于山寨又得累鉅万許生乃擧牛設宴其翌曉沈進士與其信任者一人擇駿馬而逃還其家對人輒曰周流八方歷覽山川而歸云

貸萬金許生行貨

許生居墨積洞直抵南山下井上有古杏樹柴扉向樹而開草屋數間不蔽風雨然許生好讀書妻爲人縫刺以糊口一日妻甚饑泣曰子平生不赴擧讀書

何為許生笑曰吾讀書未熟妻曰不有工乎生曰工
未素學奈何妻曰不有商乎生曰商無錢本奈何其
妻恚且罵曰晝夜讀書只學奈何不工不商何不盜
賊許生掩卷起曰惜乎吾讀書本期十年今七年矣
出門而去無相識者直至雲從衙問市中人曰漢陽
中誰最富有道卞氏者遂訪其家許氏長揖曰吾家
貧欲有所小試願從君借萬金卞氏曰諾立與萬金
客竟不謝而去子弟賓客視許生丐者也絲條穗拔
革屨跟顛笠挫袍煤鼻流清涕客既去皆大驚曰大
人知客乎曰不知也今一朝浪空擲萬金於生平所

不知何人而不問其姓名何也卞氏曰此非爾所知凡有求於人者必廣張志意先耀信義然顏色愧屈言辭重複彼客衣屨雖弊辭簡而視傲容無怍色不待物而自足者也彼其所試術不小吾亦有所試於客不與則已既與之萬金問姓名何為於是許生既得萬金不復還家以為安城畿湖之交三南之綰口遂止居焉棗栗柿梨柑橘柚榴之屬皆以倍直居之許生榷菓而國中無以讌祀居頃之諸賈之獲倍直於許生者返輸十倍許生喟然歎曰以萬金傾之知國淺深矣以刀鎛布帛綿入濟州悉收馬鬉鬣曰居

数年國人不褁頭矣居頃之網巾価至十倍許生問
老篙師曰海外豈有空島可以居者乎篙師曰有之
常漂風直西行三日夜泊一空島計在沙門長崎之
間花木自開果蓏自熟麋鹿成群游魚不驚許生大
喜曰爾能導我富貴共之篙師從之遂御風東南入
其島許生登高而望悵然曰地不滿千里悪能有為
土肥泉甘只可富家翁作篙師曰島空無人尚誰與
居許生曰德者人所歸也尚恐不德何患無人是時
邊山群盜数千州郡發卒逐捕不能得然群盜亦不
敢出剽掠方饑困許生入賊中説其魁帥曰千人掠

千金所分錢何曰人一兩爾許生曰爾有妻乎羣盜
曰無曰爾有田乎羣盜笑曰有田有妻何苦爲盜許
生曰審若是也何不娶妻樹屋買牛畊田生無盜賊
之名而居有妻室之樂行無捕逐之患而長享衣食
之饒乎群盜曰豈不願如此但無錢爾許生笑曰爾
爲盜何患無錢吾能爲汝辦之明日視海上風旗紅
者皆錢船也恣汝取去許生約群盜旣去群盜皆笑
其狂及明日至海上許生載錢三十萬皆大驚羅拜
曰惟將軍令許生曰惟力負去於是群盜爭負錢人
不過百金許曰爾等力不足以擧百金何能爲盜今

爾等雖欲為平民名在賊簿無可往矣吾在此俟汝
各持百金而去人一婦一牛來群盜曰諾皆散去許
生自具二千人一歲之食以待之及群盜至無後者
遂俱載入其空島許生椎盜而國中無警矣於是伐
樹為屋編竹為籬地氣既全百種碩茂不菑不畬一
莖九穗留三年之儲餘悉舟載往糶長崎島長崎者
日本屬州戶三十一萬方大饑遂賑之獲銀百萬許
生歎曰今吾已小試矣於是悉召男女二千人令之
曰吾始與汝等入此島先富之然後別造文字刱製
衣冠地小德薄吾今去矣兒生執匙教以右手一日

之長讓之先食悉焚他船曰眞往則眞來投銀五十萬於海中曰海枯有得者百萬無所容於國中況小島乎有知書者載與俱出曰爲絶禍於此島於是遍行國中賑施與貧無告者銀尚餘十萬曰此可以報卞氏往見卞氏曰君記我乎卞氏驚曰子之容色不少瘁得無敗萬金乎許生笑曰以財粹面君輩事耳萬金何肥於道哉於是以銀十萬付卞氏曰吾不能一朝之飢未竟讀書慙君萬金卞氏大驚起拜辭謝願受什一之利許生大怒曰君何賈豎視我也拂衣而去卞氏潛踵之遙見客向南山下入小屋有老嫗

井上澣卞氏問曰彼小屋誰家嫗曰許生貧而
好讀書一朝出門不返者已五年獨有妻在祭其去
日卞氏始知客乃姓許歎息而歸明日悉持其銀往
遺之許生謝曰我欲富也棄百萬而取十萬乎吾從
今得君而活矣君數視我計口送糧度身授布一生
如此足矣孰肯以財勞神卞氏說許生百端竟不可
奈何卞氏自是度許生匱乏輒身自往遺之許生欣
然受之或有加則不悅曰君奈何遺我災也以酒往
則益大喜相與酌至醉既數歲情好日篤嘗從容言
五歲中何以致百萬許生曰此易知耳朝鮮舟不通

外國車不行域中故百物生于其中消于其中夫千
金小財也未足以盡物然析而十之百金十亦足以
致十物々輕則易轉故一貨雖纖九貨沖之此常理
之道小人之賈也夫萬金足以盡物故在車專車在
船專船在邑專邑如網之有罟括而數之陸之產萬
潛停其一水之族萬潛停其一醫之材萬潛停其一
一貨潛藏萬貨皆涸此賊民之道也後世有司者如
有用我道安病其國示民曰子知何以知吾出萬金
而來吾求也許生曰不安君與我也能有萬金者莫
不與也吾自料吾才足以致百萬然命則在天吾何

能知之故能用我者有福者也安富益富天所命也安得不與既得萬金遇其福而行故動輒有成若吾私自與則成敗未可知也下民曰方今士大夫欲雪南漢之恥此志士扼腕奮志之秋也以子之才何自苦沉冥以沒世耶許生曰古來沉冥者何限趙聖期（拙修齋）可使敵國而老死布褐柳馨遠（磻溪居士）足繼軍食而逍遥海曲今之謀國政者可知已吾善賈者也其銀足以市九王之頭然投之海中而來者無所可用故耳下民喟然太息而去下民本與李政丞浣善李公時為御營大將嘗與言委巷閭閻之中亦有奇

才可與共大事者乎卞氏為言許生李公大驚曰奇哉真有是哉其名云何卞氏曰小人與居三年竟不識其名李公曰此異人與君俱往夜公屏騶從獨與卞氏俱步至許生卞氏止公立門外獨先入見許生具道李公所以來者許生若不聞者曰趣解君所佩壺相與歡飲卞氏悶公久露立數言之許生不應既夜深許生曰可召客李公入許生安坐不起李公無所措躬乃叙述國家所以求賢之意許生揮手曰夜短話長聽之太遲汝今何官曰大將許生曰然則汝乃國之信臣我當薦卧龍先生汝能請于 朝三顧

草廬乎公低頭良久曰難矣願得其次許生曰我來
學第二義同聞之許生曰　明將士以朝鮮有舊恩
其子孫多脫身東來流離惸鰥汝能請于　朝出宗
室女遍嫁之奪勲。權貴家以處之乎公低頭良久
曰難矣許生曰此亦難彼亦難何事可能有最易者
汝能之乎李公曰願聞之許生曰夫欲伸大義於天
下而不先交結天下之豪傑者未之有也欲伐人之
國而不先用諜未有能成者也今滿州遽而主天下
自以不親於中國而朝鮮率先他國而服彼所信也
誠能請遣子弟入學。官一如唐元故事商賈出入遊不

禁彼女喜其見親而許之妙選國中之子弟薙髮胡
服其君子往赴賓擧其小人遠商江南覘其虚實結
其豪傑天下可圖而國耻可雪若求朱氏而不得寧
天下諸侯薦人於天進可為大國師退不失伯舅之
國矣李公憮然曰士大夫皆謹守禮法誰肯薙髮胡
服乎許生大叱曰所謂士大夫是何等也產於彝貊
之地自稱曰士大夫豈非騃乎衣袴純素是有喪之
服會撮如錐是南蠻之椎結也何為禮法樊於期欲
報私怨而不惜其頭武靈王欲强其國而不耻胡服
乃今欲為　大明復讐而猶惜其一髮乃今將馳馬

擊鈎刺鎗弄弓飛石而不變其廣袖自以為禮法手者始三言汝無一可得而能者自謂信臣、、固如是乎是可斬也左右顧索劍欲刺之公大驚而起濯出後牖疾走歸明日復往已空室而去矣

送美酒沈相憐才

沈齊賢安應溪鄭壽俊韓舜錫出接於長興洞同做儷文聞南隣沈判府事家迎婦設燕四人共論作乞酒啓獻于沈相、、覽而歎賞漫送美酒佳肴其文曰惟酒無量即先聖之微言以飲為名亦古人之能事是以嵇叔夜之養性何忌獨醒李謫仙之眈盃但

頤長醉長安市上解金龜於賀監習家池邊倒接羅於山簡澣家盜飲何害吏部之風流里舍酣歌不妨丞相之視務况詩人愛之如渴維君子不以為非伏念小生酒人也遊醇儒者類平生性癖不媿愛酒之天痛飲形骸尚阻置醴之地藏名酒肆虛度三十春光陰通籍金門竊期一千歲際會近與二三子同榻自喜九四朋盍簪少時尚奇鄉貢進士韓愈中年游藝太學書生何蕃一飲則三百有餘薄技則四六最長涼生書愧不堪潘岳之愁雨灑文園茲有相如之渴荷花無語商飈傳十里之香梧葉初凋佳節屬三

秋之序杜陵囊裡歎青錢之無儲彭澤門前嗟白衣
之不至是以一飽之有數聊得半晌之偷閑伏惟相
公憂國細傾居處最樂芝蘭薰室鄭當時之延賓參
术盈籠秋梁公之愛士雖皆好於鳳穴白眉最良人
如登於龍門青眼相對適當百兩之御欣睹九十其
儀酒肉如山醺洞庭之春色車馬塡巷闐華筵於秋
風彩帳飛騰方設南隣之高會緇帷寂寞自憐西河
之昔吟月白風清良夜何謾美穫子瞻之有肴有酒
天朗氣清是日也虛負王逸少之一詠一觴偶式會
賎之堪著或者高朋之無察呼兒將出美酒一舉手

閒吹水頭添金盃再拜延下